

一个 工读校长的回忆

王俊峰 朱技能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5
V231

一个工读校长的回忆

王俊峰 朱技能 著

责任编辑：张 健、何昌宇

封面设计：潘令宇

一个工读校长的回忆

王俊峰 著
朱技能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75千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3118·247

定价：0.45元

引 言

彩色故事片《心灵的火花》，是一部反映工读教育成果的优秀电影。当影片将失足青年王成林在工读学校逐步成长的故事映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我却听到几个人议论道：

“我就不相信工读校能把小偷、扒手教育成好人！”

“工读校的老师会这样好，学生犯了错误还要送生日蛋糕给他吃？”

“这是艺术家编出来的电影！不方的方点儿，不圆的圆点儿。这是艺术创作的手法，生活中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啊！”

……

听着这样的议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一个多年的工读学校校长，我深知这部影片所反映的

故事，几乎没有什么编造和夸张之处。电影里的许老师，不过是无数工读教师的一个代表，她挽救和教育失足青年王成林的事迹，也不过是整个工读教育长河中荡漾的几朵普通的浪花。但是，这么真实感人的故事，为什么还是有人不相信呢？为什么在创办了二十多年的工读教育、并已经结出丰硕成果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对它还抱着陈腐的偏见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工读学校这种特殊教育形式缺乏了解；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大多数可以教育挽救的情况缺乏全面的分析；对我党教育、挽救、感化失足青少年，使他们洗净身上的污泥，点燃起心灵的火花，成为国家四化建设的有用人才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认识。当然，产生这种情况，还由于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向社会宣传不够，呼吁不够。因此，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我，迫使我把从事工读教育二十年所亲身经历的几桩事写出来，以便让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工读学校工作的真象，让社会认识到工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是如何怀着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和火一样的激情，去叩开一个个失足青少年“顽石”一样的心扉，融化他们心上的严霜，使他们重新放射

出灿烂的光彩的。

胡乔木同志曾在《金子》一诗中，赞誉北京市朝阳区工读学校学生金子一样美好的心灵。他写道：“人性的奇珍，埋没到如今。发亮了，象迷途的飞鸟投林；别了，黑暗的一切招引。我们还贫穷，又富有千金！”我深深地感到这不仅是党的领导人对北京市工读学生的亲切关怀，也是对全国工读学生的最好“鉴定”。记得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它道出了金子和“千淘万漉”的辛勤劳动的关系。我虽然没当过淘金工人，但我深知如没有“千淘万漉”的劳动，金子就只能深深地埋葬于浑浊的泥沙之中，永远不能闪现出耀眼的光泽。

目 录

引言	1
一 接受任务	1
二 第一个学生	4
三 “不改，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12
四 甘蔗面前的考验	16
五 以雷锋为榜样	21
六 红苕风波	25
七 八分钱胜过八十元	30
八 文化乐园向我们敞开了	35
九 “松井司令”过春节	40
十 第一个毕业生	49
十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57
十二 在动乱的日子里	63
十三 贵阳历险记	69

十四	驯“野马”	83
十五	“抓鸡旅长”的请帖	92
十六	智擒“老二”	104
十七	葡萄丰收	109
十八	三取料子服	114
十九	“三毛”破案	119
二十	在打架的背后	124
二十一	一张四百元的支票	129
二十二	烈火炼真金	137
二十三	警惕啊，人们！	142
后记		151

一 接受任务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来到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组织部接受新任务。

头发开始花白的孙部长热情地和我握手，让我在椅子上坐下以后，就开门见山地说：“老王呀，今天找你来，是想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准备派你去担任我们区工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区工读学校？！”我不禁惊奇地说出了声。我过去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种学校。

“对，”孙部长回答说。“这几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一部分青少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他们扒包、偷骗、打架，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你在区法院工作，可能也深有体会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脑海里不觉涌现出一个个

垂头丧气地坐在被告席上的犯罪青少年的身影。

组织部长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对这些违法犯罪的小家伙，我们不能单纯用惩办的方法。因为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并且首先还是一个受害者。因此，区委决定，学习北京等地的好经验，创办一所工读学校，把挽救、教育、改造失足青少年的工作担起来，并尽可能把它搞好。你看怎么样？”

我点点头。党已经作出了决定，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呢？可是，十多年来，我虽然一直在公安政法部门工作，但毕竟主要还是同成年罪犯打交道。现在党让我办工读学校，做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自己能够搞好吗？

孙部长看出了我的担心，热情地鼓励我说：“不要有顾虑，党相信你是能挑好这副担子的。当然，你现在对于办学校的事还不熟悉，但只要虚心一点，多下点苦功夫，就一定能够学会，区委和各级党组织也会全力支持你们。”

他的话给我增添了信心，连忙问：“我和谁一块儿去筹办？我们的校址在哪儿？”

“暂时还只有你一个人，校址也还没有找到，总之，一切全靠你自己去白手起家。区委已经关照

过教育科和公安分局，让他们协助你的工作。你们工读校办起来后，就具体接受他们的领导。”孙部长略微停了停，然后接着说：“区委书记要我转告你，希望你充分认识我们党创办工读学校的重要意义，同时作好接受困难考验的思想准备。因为你去创办的是我市近郊区的第一个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学校，可能谁也不了解你们，也不乐意和你们当邻居，你必须面对重重困难，并准备为此付出百倍的努力。”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热烈地握住了孙部长的手。望着他那充满信任的目光，我已经在考虑如何迈出前进的第一步了……

二 第一个学生

经过两个多月的四处奔走定点，我们重庆市沙坪坝区工读学校终于在新桥附近的石梯沟找到了校址。石梯沟位于巍峨的歌乐山下，一条银练似的溪水，从十多丈高的悬崖上飞泻而下；溪流两岸，到处是苍翠的树木和野花，风景异常秀丽。在“大跃进”的年月里，这儿曾经修建过煤矿，可是不久就下马停办了，在那陡峭的山岩下，留下了一幢楼房和一大片荒芜的山坡地。这对于选择校址困难的我们，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

在办好了校址借用手续后，我立即带领经区教育科动员来的三个教师来到这里，再加上几个临时工，一起动手锄去了楼前和路边的杂草，并且用油毛粘搭起了简陋的厨房，就准备开学了。

但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整整等待

了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本来，经区公安分局和教育科批准，我们已经向四十多个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发出了入学通知书。谁知通知书一发出去，社会上就出现了种种谣传。说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在歌乐山下办起了关押小劳改犯的变相劳改队。那里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和电网，学校的教师个个凶神恶煞，他们对学生的第一课就是拳打脚踢皮鞭抽，谁去了不死也要脱层皮……谣传既然如此阴森可怕，谁还敢把孩子送来呢？有几个家长不相信这些谣言，准备送孩子前来上学，但他们的孩子又吵又闹，把家长替他们准备入校用的热水瓶和洗脸盆都砸烂了，然后逃之夭夭。还有几个家长在地段治安积极分子的协助下把孩子送来了，但他们的孩子认为进工读校就将毁掉自己的一生，乘治安积极分子没有防备，挥拳将他们打倒，然后逃到外地的亲戚家里躲藏起来。

“究竟怎么办呢？”我和老师们心里非常焦急。公开登报辟谣吗？别人会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到学生家里去进行家访吧？去了以后根本找不到学生，也不会产生多大作用。

正当我们苦恼万分、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大娘和两个治安积极分子，给我们押

来了一个五花大绑的学生。这个小青年大约只有十六岁光景，身体瘦瘦的，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由于心情过分紧张，加之天气炎热，他的额头上挂满了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手臂上的两条绳索紧紧地捆着，绳子都陷进肉里去了。

我见他被捆成这个模样，立即走上前去，给他解开。没想到我刚一伸手，那个老大娘就哭着阻拦我说：“老师，你可千万不能给他解开呀！我们好不容易才从永川他姑妈家里抓来的，你一解开，他一跑，我们就白费劲了！”

“不要紧，”我微笑着说。“他以前所以要逃跑，主要是对我们学校的情况不了解；现在他已经看见了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我相信他就不会逃跑了。”我说着，给他解开了绳子，让他坐在我的身旁。正在办公室里的陶老师，立刻给他倒来了一杯冷水。

这个孩子仿佛口渴得快要冒烟了，一见到水，就咕噜噜地一口气喝干了，陶老师马上又给他倒了一杯。他感激地向陶老师笑了笑，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这间除了四张办公桌和几把旧椅子外就一无所有的小屋，困惑不解地问：“这就是沙坪坝

区工读校？”

“对。”

“就你们两个人？”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我和陶老师。

我笑了笑，坦率地向他介绍：“我们学校现在共有五个人，我姓王，是校长，这位是陶老师，另外还有李老师和阮老师，他们今天有事出去了。另外还有一个炊事员刘大伯，他现在厨房里煮晚饭呢。”

“这个学校好象连一道围墙都没有？不是听说你们学校也象渣滓洞和白公馆一样，周围都有高大的围墙和电网吗？”

“电网？”我哈哈地大笑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把我们学校看成什么样了？告诉你，我们是把犯错误的孩子教育好，把他们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的学校，并不是专政机关。当然，将来我们还是准备筑一道矮围墙，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党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每个学生的思想上，筑起一道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围墙。如果不把这道围墙筑好，即使有象监狱一样的高大围墙，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紧张的空气逐渐缓和下来。于是我进一步把学

校创办的经过，党中央提出的“挽救孩子，造就人才”的方针和我们工读学校的性质，以及党中央对失足青少年的关怀，一古脑儿地讲给他们听。老大娘和两个押送人员听得直点头，小青年脸上泛起了似懂非懂的笑容。

老大娘对我说：“王校长，你这一讲我就更放心了，刚才我们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学校来的，孩子的被盖行李都没有带来，现在我们就回去给他拿。”

我查看了一下老大娘交上来的入学通知书，知道这个孩子名叫朱世功，家就住在离校不远的石碾盘街。我就说：“让孩子自己回家去拿吧，你们已经够累的了。”

“让他去拿？”老大娘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听错了。她见我肯定地点着头，立即着急地说：“校长，这可要不得！他这一去，你还找得回来么？你不要看他现在很老实，在外面野起来可凶得很。吸烟、打架、偷扒、赌钱样样都会！为了教育他，我家的蚊帐竿都不知打断了多少根，硬是没得办法。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们学校，只要能够使他变得好一点，你们只管给我打！千万不要把他又放跑了。”

“老大娘，对孩子的教育不能用打的办法，

要多给他们讲道理。你看，刚才我们和他谈了谈，他现在不就表现得很不错嘛！我们要信任孩子，相信他今后一定能自己争取进步，你说对吗？”我耐心地劝导着老大娘，一边注意着朱世功的举动。我发觉他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的谈话，用一种期待的眼光在看着我。我于是对他说：“朱世功，你说说，是你自己回去拿被盖呢？还是让你母亲给你送来好呢？”

“校长，只要你信得过我，我保证回去拿了就回来。”朱世功心情激动地回答。随即又补充说：

“我从来说话算数，哪个龟儿才在今天骗人！”

“你不用赌咒发誓，我们相信你。”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现在是四点半，你家里离学校只有四十分钟路程，我给你九十分钟回家取行李，你必须在六点钟赶回学校来吃晚饭。你看行不行？”

“行！”他高兴地答应着，飞一样跑出了办公室。老大娘和那两个治安积极分子也急忙跟了出去。临出门时，老大娘还回过头来不解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仿佛是说：你这个校长的胆子硬是大，如果孩子跑了我可饶不了你！

当办公室只剩下陶老师和我时，年轻的陶老师望着窗外，关切地问：“校长，朱世功真的不会逃